
明史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二十九

宋訥　許存仁 劉丞直

魏觀　桂彥良

李希顏　張美和 聶鉉

汪叡　趙俶 王嘉會

錢宰 陳程 王趄　蕭執 陳觀

陳南賓　蕭岐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郡公謚忠肅訥少持重不妄言篤博學內行修絜至正中舉進士為鹽山令世亂棄官歸洪武二年徵儒士十八人編禮

樂諸書詢與爲事竣不仕歸十三年以杜斆薦授國
子助教禎經發難學者翕然宗之又應制撰敕文稱
旨超遷翰林學士十五年初設殿閣大學士以詢爲
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餘矣未幾遷祭酒時太學
初開生徒日衆先爲祭酒者矣悛無所約束諸生多
貴公子教不行詢嚴立學規講肄無虛晷止學舍不
宿於家帝悅十八年復開進士科取士四百七十餘
人太學生中選者三之二黃湜練子寧等知名士皆
預焉再業進士中選者亦如之帝乃大悅製詩褒美
吏部尚書余熂者聽助教金文徵等搆發媒令致仕

陛辭帝驚問大怒責熂專擅并文徵等誅之留訥如故訥嘗病帝曰訥有壽骨當即愈未幾果愈帝使畫工瞷訥圖其像訥方危坐有怒容工圖以進訥不知也帝問曰昨何怒訥驚對曰諸生中有趨而踖者碎茶器臣愧不能教故自訟陛下何以知之帝出圖訥頓首謝長子麟舉進士擢御史出為望江主簿帝念訥老召還侍訥二十三年春訥再病仍止學舍病革麟掖歸私第訥叱曰時當丁祭敢不敬耶祭畢乃歸里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親為文祭之又遣官祭於家為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者自訥始先是訥應

縣隷邊事言海內乂安蠻陬奉貢惟沙漠一方尚煩
聖慮若置而不治久且為患若窮追遠擊又士馬疲
勞轉輸不繼陛下為聖子神孫計不過謹備而已備
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率十餘
萬騎而南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
之引去當時籌畫區分可以想見今陛下宜於諸將
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
倣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邊
地遠近首尾相應耕作以時遇敵則戰逸去則耕此
長策也帶是大邊防爰用其言詔既卒久之帝思詔

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試諸生守納學規違者罪至死正德中謚文恪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金華人父謙受學於金履祥學者稱白雲先生太祖克金華訪求謙後召存仁與語大悅至應天授府學教授仍命入傳諸子尋擢國子博士從至濠州太祖將改葬仁祖謂存仁宜何服存仁曰於禮改葬緦既葬除之太祖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麤布為之又嘗命存仁進講存仁講尚書洪範淫休咎徵之說太祖曰天道微渺難知人事感通

易曉天人必以類應今宜上下交修以求格天之本
帝御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者顧問存仁曰孟子
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省刑薄賦其要也太
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用其言天下
豈不定於一乎吳元年擢祭酒存仁深見禮遇出入
殿廷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進退人才無不
與議既官國子列上事例數條皆報可會言官以從
用官物奏坐存仁罪太祖覧其章不問也既而存仁
請告歸里浙江參事程孔昭劾存仁寓杭取妾以象牙
飾床失師臣體乃詔安置韶州遇赦歸復為忌者所

勅言存仁歸求應教條疏違死獄中弟存禮有學行
害焉北平教授存仁爲祭酒時贛縣劉丞直者字宗
擢元至正進士由博士推司業與存仁同寮相厚善
存仁將請告丞直曰不可主上古天與人歸公爲儒
臣宜留此以俟登極存仁既得罪始悔不用丞直之
言丞直仕至浙江按察司僉事以才識爲帝所稱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明初被徵授平江州學正遷國
子助教再遷浙江按察僉事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爲
起居注奉命偕吳琳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
年帝念東宮已立諸王漸長思早諭教建大本堂命

觀侍太子覽書及授諸王經未幾又命觀偕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觀所舉多被擢用轉太常卿時祀典草創觀攷訂稱旨改侍講學士尋遷祭酒四年廷試命觀及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僎為讀卷官得吳伯宗等百二十人開科之始得人稱盛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南縣行未至即召還授禮部主事賜宴奉天門命賦詩五年廷臣薦觀有治才出知蘇州府事蘇州經兵燹役民力凋敝前守陳寧專事苛刻人呼為陳烙鐵觀至盡改虐政建賓舍聘府中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

貢穎之定儀節王彝高啟張羽輩訂經史復徵耆耋周壽誼楊茂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文治蔚興吳人欣欣復見太平課績為天下最擢四川行省參知政事以郡民乞留命還蘇蘇舊治張士誠踞以為宮還於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或譖觀興既滅之基帝怒使御史張度覘之度變服為日者廉其事以聞遂被誅尋悔之命致祭歸葬太子諸王哀時有加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士為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

之不純洪武六年徵詩公車以白衣賜宴授太子正
字帝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彥良就帝前誦之聲徹
殿外左右驚愕同官私戒止之帝聞謂曰儒者素
但率自然無庸矯也帝選國子生蔣學等為給事中
舉人張唯等為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彥良及宋濂孔
克表為之師帝從容問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
不正則好惡顛好惡顛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
以成治功故為治在正心正心之要在懲忿窒慾而
已帝善其言嘗幸登內城帝顧曰朕比來好善惡惡
何如彥良對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

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帝曰善即書其語揭之便殿帝方以法繩下問曰法數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法以靖民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胥靖於德矣七年長至有事於圜丘詞臣撰祀文有予我字帝疑為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意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之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帝俱從之彥良嘗與秦府紀善林溫入見帝曰卿二人一為帝者師一為王者師其各自重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帝親為文賜之

彥良入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復賜誥稱其心醇而不欺守固而不變十三年更王府官制秦左長史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其目曰法天道廣地利通民情培國脈養君德輔聖學精選舉審刑獄敦教化嚴邊防蒐才俊廣言路言皆剴切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卒福王時追謚敏裕

李希顏字愚菴郟人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之至京

為諸王師規範嚴峻諸王有不率教者或擊其額痕隱起帝撫而怒高皇后問故曰烏有以堯舜訓吾子頓怒之耶乃擢授左春坊右賛善諸王就國希顏歸隱足跡不涉公府一日部使騶輿訪之途遇一老
杖槀而卧前驅蹴之起乃希顏也倚槀與語竟日而別閭里宴集希顏衣緋袍戴笠往客嘲之笑曰冠者本質衣者君賜也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年十三能詞賦元末累舉不仕洪武三年以薦為縣學教諭十年復以薦為國子助教廿一年改翰林院編修十四年致仕太祖親為

文賜之曰古之賢者莫不修己行仁向用於世否則獨善其身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純而言信也今老成凋謝獨爾以遲暮之年日侍左右啟沃朕心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乎千載一遇古今恒言然全其始終者鮮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二十七年復徵考定書傳書成遣還時同邑聶鉉字器之以洪武四年進士為廣宗丞至官詢父老邑之疾苦孰為最劇對曰連年旱蝗食乏役繁鉉嘆曰民困不能上聞非所以事君也即疏之朝帝遣使驗視悉蠲其稅秩滿入覲獻南都賦及洪武聖德詩授翰林

院待制以老疾辭不許致國子助教尋遷典籍與美和同賜歸十八年復召典會試欲留用之鈺固辭召問所欲以年益衰乞便地自養令食廬陵教諭俸終其身時稱成均三助謂鈺與美和及嘉興貝瓊也

汪叡字仲魯婺源人元末與弟同集義旅保障鄉邑助元兵復饒州元授叡浮梁州同知不受同為元帥守婺源州胡大海克休寧叡兄弟來附設星源翼分院於婺源以同為院判叡歸田里庚子秋同將兵爭鄱陽不克棄妻孥亡之浙西幕府疑之檄叡入應天為質已聞同為張士誠所殺授叡安慶税令未幾徵

叅賛川蜀軍事以喘疾辭歸洪武十七年復召見命講西伯戡黎篇辭旨明暢帝嘉之授左春坊左司直與朱善劉三吾稱為三老嘗命續薰風南來詩不他應制皆稱旨請春夏停決死罪以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踰年疾作請假歸叙敎實簡静不妄言笑進講兩宮過事輙言帝嘗以善人呼之官安慶時入奏事楚雅陷城妻陳負幼子淮竄山中度難兩全棄之僕後至得赤子草間頗無恙寄乳村媪適旬子母復聚人以為好德之報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元進士洪武六年徵至太祖與

論經史俶援據傳說貫穿古今帝歎稱善除國子博
士帝一日御奉天殿召俶等諭曰經學必宗孔子毋
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俶請以正定十三經頒示
天下其戰國策及陰陽讖卜諸書宜屏去勿列學宫
明年詔擇諸生中頴拔者三十五人命俶專領之教
以漢還因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為文之法尋擢李
擴黄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皆寵見用九年御
史臺言博士趙俶以詩經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為
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而有今年適懸車請
賜骸骨帝乃進俶秩以翰林院待制致仕賜内帑錢

治紫御史大夫汪廣洋以下皆賦詩祖行宋濂率同官曁諸生千餘人送之觀者傾市徹卒年八十一子圭王兵部侍郎出知萊州有聲又嘉興王嘉會字原禮亦以徵至賦詩稱旨授翰林院檢討擢國子監司業時功臣子弟皆令就學及郡邑歲貢士恒數千人嘉會與祭酒宋訥右司業龔斆嚴立規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髯皓白終日正襟危坐堂下肅然諸生多所成就十六年嘉會以老疾請優韶留之年八十卒於官博郵甚厚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洪武二年徵爲國子助教太學

初設教條頒密士俾其嚴獨宰莊重和易諸生樂就之作金陵形勝論歷代帝王廟樂章皆稱旨十年乞休進國子博士賜勅遣歸二十七年帝覩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命徵天下宿儒訂正之兵部尚書唐鐸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助教靳權等並遣行人馳傳徵至帝諭以正定書傳之意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時江東諸門酒樓初成賜百官鈔宴其上宰等各賦詩以獻帝大悅諭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年最高與衆皆請留帝喜曰諸耆碩能成朕

意甚善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厚賜宰等令馳驛歸宰卒年九十六同時有陳程者奉化人以薦為直學士旋乞歸坐事死王經者金谿人以薦為司門員外郎終隴西知縣以博洽聞

蕭執字子所泰和人洪武四年鄉舉為國子學錄五年夏至帝有事北郊召尚書吳琳主事宋濂率文學之士以從執偕陶凱等十二人見帝於齋所帝令賦詩詩成親覽誦之品第有差復令賦山梔花閱至執詩喜動顏色命遍示諸臣執班列最後又召使前寵眷傾一時以親老乞歸尋四上乃允親歿廬墓側里

俾為建義塾令子弟就學執兇叛乃領其事申國公鄧鎮統兵勦龍泉冦蔓及泰和執諸軍門陳禍亂之由曰民饑寒為盜耶在龍泉者尚不忍誅况連及他縣乎鎮為下令禁止邑人以安太祖中年留心文學往往試廷臣課殿最有陳觀者以儒學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論稱旨擢陝西參政尋召還侍左右備顧問嘗作鍾山賦應制立就帝大喜賜金帶觀在陝尤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其鑛何狀觀驚曰吾備位藩察不及吏議足矣何金之問其卒也妻子幾無以自存

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茶陵人元末為全州學正洪武三年聘至都除無棣丞歷膠州同知所至以經術飾吏事時稱醇儒十八年召為國子助教入見講洪範九疇辨析天人感應之理帝大喜曰凡進講者皆不及也親書其姓名於殿柱以表之後御注洪範多采其說二十二年擢蜀府長史蜀獻王親賢好學敬禮尤至造安車以賜為構第名安老堂二十九年與方孝孺同為四川考試官得人獨盛詩文清勁有法卒年八十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

司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强起之上十便
書萬餘言時太祖刑罰過中訐告之風稍熾岐所言
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律科獄以信詔令語皆切
人所難言者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謫雲南
楚雄訓導岐即日行帝遣騎追還留京師歲餘改授
陝西平涼再歲致仕二十七年復召考定書傳書成
賜鈔幣給驛歸岐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
引律令為之解合為一集或問是二書可合乎岐曰天
下理本一而用則有二得與失而已出乎道必入乎
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為正固先生

兩主湖廣福建鄉試予忠幼被掠不知所之臨洮百户何氏收以為婿岐自平凉歸邂逅各述其故始攜歸其後遂為顯族

論曰循循善誘猶數教在寛之意也然獨不曰師嚴而道尊乎儒者抗顏壇席俾有所矜式以正於成其所造就者亦多矣况乎保傅諸王與誦說於人主之前尤貴勿區以狥也如宋訥諸人雖寛嚴術異而秉執不回洵無愧於師儒之職也已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三十

李仕魯　陳汶輝　曾秉正

葉伯巨　鄭士利

周敬心　王朴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自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聞鄱陽人朱公遷得宋儒朱熹之傳千里往從之遊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為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諭曰朕姑以民事試子所學行且召子矣居黃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為大理

寺卿常自踐祚後頗好釋氏之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服則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若吳印華克勤之徒又驟崇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羣臣莫敢言者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汶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相濟也今者勳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憸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距豈有間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處以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

不聽而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竟報可
於是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
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其於道教亦然
專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
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
端乎亦不聽仕魯爭之力章數十上仕魯為人剛介
有氣節本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之學以闢佛自
任既見僧徒貴橫如此而所言又訖不施用遂請於
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
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立命捶

擊死士大夫皆痛惜之汝輝字耿光韶安人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大理少卿在朝數言得失最後忤旨授金水橋下死仕尊與汝輝死數歲帝始悟悔有詔清理釋道二教然僧錄及道錄諸司所設官訖明世竟不復革矣

論曰甚矣哉釋氏之惑人深而爲害烈也英武如帝猶頗溺於其說何况漢明梁武之戔戔乎考蔣山法會天子屈萬乘之尊皮弁搢圭率文武百官趨蹌拜稽如弟子禮乃至擧國若狂妖妄大作至謂佛光夜見天雨致羅吋亦荒誕極矣其時號稱儒臣者流率皆

俯首縮項無敢出一語而宋濂之徒則又倣以詩文張皇佛果大言曰普拔幽冥超登天界嗚呼此何語耶蓋亦孔之陋矣仕魯汶輝卒亦未能挽救然侃侃正論不憚以身狥之庶幾弗玷於聖人之門與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為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詔羣臣言事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畧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為可喜惟以祇懼天譴為心楚莊列國之君耳見天地無災譴之戒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穀生朝雉雊鼎而太戊武丁竟致中興皆由責己以自新求賢

以自輔也漢文時二十九山同日崩長星出一月間
兩見日食景帝時熒惑歲星皆逆行地一日三震可
謂異矣而治道之盛獨稱文景宋仁宗時太白晝見
彗星犯於斗彗星見如杯地裂泉湧可謂異矣而仁
宗享國最久其故何哉誠以數君者能祇懼天威納
直言革弊政故雖異而不為殃若惑於讖言殺逐臣
下漢之兒翟方進唐之殺李君羨傳之後世從為盛
德累耳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
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
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

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强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之所生人力之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為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為何者足慰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陰陽春秋中外之旨帝嘉之召為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未行會初置通政司卽以秉正為通政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未幾忤旨罷免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

愆置獨刑不知所終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以國子生分教平遙洪武九年上書曰臣伏讀聖諭有云邇者五星紊度日月相刑夙夜思惟咎在朕躬其詔臣民直言得失無有所諱於是海內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禹湯罪己之道也凡有識知莫不欲竭智盡忠以應陛下之求况臣愚蒙久承養育以至今日者乎臣竊惟漢晉唐宋之世凡有災異必由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至紀綱不振或制於權臣或移於宦寺或陵遲於女主或潰敗於戎翟上下偷安苟延歲月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

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之能救臣每讀史未嘗不切齒扼腕於其間也勝國之季天厭元德特命陛下以神聖之資掃除亂畧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至治漢晉唐宋之失舉皆無有然而日月星辰失序者得毋陛下鑑觀前世矯枉其弊而又有太過者與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斯為不善矣邇歲日刑於月猶之可也日月相刑是月敢於抗日

臣敢於抗君也陛下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刈草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公卿大臣將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有敢抗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凡上下等差必有定分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爲強幹弱枝遏亂原而崇治本也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土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之規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

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數識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犬牙相制其雖敢抗者臣竊以爲不然何不援漢晉之事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殘殺以危王室遂成劉石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

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畫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經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世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倡子孫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前代事國之數具在方冊可得而鑑也蓋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必為之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間

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惟其仁愛之篤浹於民肌淪於民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遠者至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

吏使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獲功平反者多取罪戾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矣又删定舊律諸則贓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勅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而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効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

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搜擴務無餘遺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

長苛其所短而置之罪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才爭自奮於為廉為智矣苟取其短而棄其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莫不苟且旦夕以求自免良以此也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求之庶或可得顧勞重兵以討之彼方驚駭潰

散入於深林大壑不可蹤跡之地與之敵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户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鷄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附籍矣而又加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户口盛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税增方責守令年增户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税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户口雖蒙憐恤而猶見在開封祗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太原

諸郡則又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此臣所爲太過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貪欲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陰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文武高帝之才非不欲使教化行富庶備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

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於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甫令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陛下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及於泮也水之將泮非太陽所能驟致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帥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務至於農桑學校主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

帖督里甲田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乃令廂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未嘗以教養為己任也不過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案臨亦但循習故常徵取遵依又未嘗遣人巡行廉訪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鬬爭之俗成奸詐之風熾

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者也顧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故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非不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矣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

委於以民社者間或有之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乘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閔子奇之屬舉世不可驟得以賈誼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顧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可深痛惜乎凡此皆臣所為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扞城之將力屈計窮往往視死如歸忠臣義士不可勝

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教化之効也元之有國其本固不立矣紀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自古未有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亦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軍北征以来為之死事者何人乎其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恠也臣謂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為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為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且令府衛辨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

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可以塞覬覦富貴僥倖爵
祿之心也治道既得於是陛下端拱於上百官効能
於下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
變之不消也哉臣千犯天威罪在不赦書上帝大怒
曰小子何敢間吾骨肉速逮以來吾將手刃之既至
丞相承帝喜乃敢奏命繫刑部獄瘦死獄中先是伯
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
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
言之况有詔求言乎其意葢謂分封也伯巨死二十
餘年皇太孫即位湘齊代諸王相次得罪而燕王獨

起兵用靖難為名遂以有天下福王時追贈御史謚忠愍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授懷慶府同知時方役民運鹽給軍士元令軍自運鹽權貴人撓之不為動擢湖廣按察司僉事荊襄卒乘亂掠民婦女守土吏畏武臣不問士元至民號泣愬焉前立召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白其冤御史大夫銜之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臺史因陷士元繫獄時天子方盛怒以為欺罔丞相

大夫皆知空印無他罪可貸莫敢諫者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士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完印考校册書兩縫印也非一印一紙比也縱得之無益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而數乃定

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後
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
務所從來久矣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
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
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
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
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
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
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
書成欲上數矣而未决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

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貌不揚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為此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辭不屈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竟殺空印者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曆數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數條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

三代而下德澤最久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久也其短也以無道短也繇此觀之不在曆數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內方未治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撫方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為恥術得傳國璽耳臣聞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璽秦始名為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璽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

璽固已燬矣敬瑭入洛更以玉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扎剌[illegible]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illegible]知有璽仁為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三代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厚教化薄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貲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聞

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迨其後世至於滅絕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東海枯旱三歳人事天應不可不謹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京民不分臧否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豊稔不臻夫豈無故臣又聞明王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既濫矣賞僭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儕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厚乎寇禦侮同其職事而厚歛窮民濫行賞賜比亦明主所宜禁也書奏報聞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本名權太祖改焉除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旋起爲御史陳時事千餘言悉關國體朴性鯁直數與太祖辨是非不肯稍屈一日過事爭之彊太祖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太祖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太祖撰大誥謂朴誹謗猶列其名

論曰韓非之說難蘇子之諫法蓋詳哉其言之矣然

位畀言高信而後諫聖賢固明誡之或者積誠以悟
主自牖而納約其庶幾乎且太祖亦甚卞急矣止輦
騁園之事未之概聞焉而諸臣者折檻批鱗瀕死無
悔且又多出於儒生散秩之夫嗟亦難矣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　　　列傳三十一

葉旺　　蔡遷　　繆大亨
何文輝　徐司馬　王銘
郭雲　　武德　　甯正
袁義　　金興旺　花茂
丁玉　　王溥

葉旺六安人隸長鎗軍謝再興為千户及再興以諸全叛旺自拔歸從北征積功至青州左衛指揮僉事洪武四年與馬雲並鎮遼東初元主之北走也其遼陽行省參政劉益屯兵蓋州與平章高家奴相為聲

授保金復等州太祖遣斷事黃儔賚詔諭益益籍所部兵馬錢糧與地之數來歸乃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合謀殺益右丞張良佐左丞商暠擒彥翬殺之保保挾黃儔走納哈出營良佐因權衛事以狀聞且言遼東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敵境平章高家奴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章屯瀋陽古城開元則右丞也先不花之兵金山則太尉納哈出之衆彼此相依時謀入犯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兵釁必起乞留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而以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孺等械送京師帝

命立良佐喬俱爲指揮僉事既忽遼陽重地復設都指揮使司統轄諸衛以旺㦸雲並爲都指揮使往鎮之諭祭劉益歸其喪殤絪已而知黃儔被殺納哈出必謀內犯勅旺等預爲之備未幾納哈出果以其衆至見城有備不敢攻越蓋州至金州金州城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諸門乃剌吾者敵驍將也率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弩仆爲我兵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出擊遂引去而旺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墻沃以水經宿凝沍隱如長城布釘版沙中旁設坑穽伏兵以伺

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忽至城南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走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悉陷於穽遂大潰雲自城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及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械乃刺吾至京帝赦弗誅命爲鎮撫第功進旺及雲爲都督僉事時洪武八年也久之召雲還京旺留鎮如故會高麗遣使致書及禮物而龍州鄭白等請内附旺以聞帝謂人臣無外交此間諜之漸勿輕信彼特示弱於我以啟邊釁還之使彼無所藉

口明年旺復送高麗使者周誼至京帝以其國中弒
逆又詭殺朝使反覆不可信切責旺等拒絶之而留
誼不遣十九年召旺爲後軍都督府僉事居三月遼
東有警復命還鎮二十一年卒旺在遼凡十七年剪
榛棘脩城隍建立官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遂爲
永利雲合肥人在遼東與旺同功十二年命征大寧
捷聞受褒賞十六年與徐達等巡邊尋還後數年卒
嘉靖初以二人有功於遼命有司立祠春秋祀之
蔡遷不詳其鄉里元季從芝麻李據徐州芝麻李敗
歸太祖爲先鋒從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水破蠻

于海牙水寨及陳埜先皆有功定集慶授千户從徐達取廣德寧國遷萬户進攻常州獲黄元帥遂爲都先鋒從討馬馱沙克池州攻樅陽從征衢婺二州授帳前左翼元帥敗陳友諒於龍江進復太平取安慶水寨妝九江敗友諒八陣指揮於壽昌遂克南昌從援安豐攻合肥戰鄱陽湖從征武昌進指揮同知從下廬州從常將軍討鄧克明餘黨悉平之進攻贛州取南安南雄諸郡還兵過饒禺臣於茶陵遷龍驤衛同知從克高郵破馬騾港淮安守將降遂守之復從克壽州授武德衛指揮使移守黄州從攻湘潭辰全

道永諸州皆克之轉荆州衛指揮遂進克廣西遷廣西行省叅政兼靖江王相討平諸叛蠻洪武三年卒遷身經數十戰摧深陷堅無所抑挫然爲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從諸將征討每戰輙勇奮獨出横刀突陣左右揮擊敵皆披靡却走不敢近既還金瘡滿體人視之不可堪而遷畧不爲意太祖極加愛重及卒尤痛惜之詔還其喪賜葬京師贈安遠侯謚武襄同時有陳文者合肥人早喪父奉母至孝元季挈家歸太祖從南北征伐皆有功積官至都督僉事洪武中卒追封東海侯謚孝勇明臣得謚孝者文一人而已

繆大亨定遠人初集義兵爲元攻濠州不克時元兵所在潰散大亨獨率其衆二萬人同元張知院屯橫澗山固守月餘太祖以計夜襲其營衆潰大亨與其子跳去比明復收散卒列陣以待太祖壯其志遣其叔父貞往諭禍福大亨遂降命將所部侍衛左右自是從征伐數有功擢爲元帥總兵取揚州克之降青軍元帥張明鑑初明鑑聚衆淮西以青布爲號稱青軍又稱長鎗軍由含山轉掠至揚州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招降之以爲濠泗義兵元帥踰年食盡謀擁鎮南王作亂鎮南王奔淮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遂據

城兇暴益甚屠城中居民以爲食大亨言於帝賊饑困若掠食四出則難制矣且驍鷙可用無爲他人得帝命大亨亟攻之遂降得其衆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子至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爲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亨爲同僉樞密院事總制揚州鎮江大亨有治略寬厚不擾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悦之未幾卒帝過鎮江嘆曰繆將軍一生端直在諸將中未嘗有過惜不見矣遣使祭其墓

何文輝字德明滁人太祖下滁州得文輝時年始十三太祖愛之撫爲己子冒朱姓及長授總制尋以天

寧翼元帥守寧國頗著聲望久之擢江西行省叅政數攻討江西未下州縣新淦鄧仲廉負固率兵往克其城擒斬之遂從取淮東復從破平江賜文綺表裏進行省左丞復姓何氏以征南副將軍與平章胡美由江西路進取福建師度杉關入光澤縣狥下邵武建陽竟趨建寧元同僉達里麻用其叅政陳子琦謀閉城距守文輝與美環四面攻之踰十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乞降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降於文輝於是美怒兩人之不詣己也欲屠其城文輝馳告美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計耳

公既降兵奈何以私忿殺人美乃止師入城秋毫無所犯惟檻子琦送京師由是汀泉諸州縣聞之皆相次歸附會車駕幸河南召文輝扈從既至汴梁命爲河南衛指揮使從大將軍取陝西所至皆有功留守潼關洪武三年授大都督府都督僉事予世襲指揮使復以參將從平蜀賜白金文綺更命留守成都文輝號令明肅軍民皆德之帝嘗稱文輝謀畧深遠威望凜然遷大都督府同知踰三年移鎮北平又移雁門以疾召還卒於家遣官營葬滁州東沙河上卹養甚厚子環成都護衛指揮使征迤北陣殁初太祖多

畜義子與諸將士分守諸路故用周舍守鎮江道舍守寧國馬兒守婺州柴舍真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皆義子也周舍者沐英故軍中又皆呼沐舍馬兒者徐司馬柴舍者朱文剛與胡大海耿再成死處州之難而道舍即文輝也其人率皆以功名顯惟真童金剛奴無考又有朱文遜者亦以義子前死太平史不言其小字云

徐司馬字從政揚州人元末兵亂年甫九歲棄道旁太祖得之因養爲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及取婺州除總制命助元帥常遇春守衢吳元年授金華衛指揮

同知洪武元年從副將軍李文忠北伐擒元宗王慶生擢杭州衛指揮使尋進都指揮使詔復徐姓九年遷鎮河南是時南北兩京並建汴梁號國家重地帝素賢司馬故特委任之於是宋國公馮勝方往河南練兵會星象有變術者以爲占在大梁乃使使者齎敕諭勝且曰并以此語馬兒知之爲帝所親暱如此既而復敕勝與司馬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錯處尤宜慎防今秦晋二王還京當嚴兵宿衛王抵汴之時若宋國公出送則都指揮居守都指揮出送則宋國公亦然爾其夙夜小心無忽敕中皆官而

不名其見倚重蓋畧與宋公埒十九年入覲遂擢中軍都督府僉事二十五年率師討越巂明年卒追坐藍黨二子皆獲罪司馬故好文學遇人無貴賤率温温謙厚所至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其在浙東河南尤有惠政結納士大夫情無所不傾公暇退居一室相與講論終日肅然如寒素雖戰功不及何文輝而儒雅過之並稱賢將

王銘字子敬和州人幼隸元帥俞通海麾下從通海攻元將蠻子海牙於采石以銘驍勇選充奇兵戰方合銘率敢死士大譟衝之遂接海牙水砦自是數有

功從通海與吳軍戰於太湖流矢中銘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通海勞之曰爾誠壯士昔李陵賢將也其麾下裹創而鬪固宜顧予何人乃得此於爾復從拔通州之黃橋鵝項諸砦賜白金文綺復從擊漢軍於龍灣逐北至采石銘獨突其陳敵兵攢槊刺銘傷頰銘三出三入所殺傷過當賜文綺銀椀選充宿衛遂從太祖取江州復從破漢軍於康郎山又從破之涇江口克英山諸砦擢管軍百户從副將軍常遇春與吳軍戰於湖州之弁山再戰於舊館已又戰於烏鎮凡大小戰數十銘功爲多命守松江移太倉以其

兵捕斬倭寇千餘人優賜白金文綺洪武四年都試百户諸善用槍者率莫能與銘抗進太倉衛管軍副千户擢長淮衛指揮僉事移温州銘在温上疏曰臣所領鎮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仍陋襲簡非獨不足以壯國威靈猝有風潮之變捍禦無所勢須改爲臣敢以聞於是繕城濬濠悉倍於舊又加築外垣起海神山屬郭公山首尾二千餘丈宏敞壯麗屹然稱東浙巨鎮焉帝甚嘉之予世襲銘嘗請告暫還和州温士女遮道送迎府縣長吏皆相顧失色嘆曰吾屬爲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不留意有愧王指

揮多兵歷右軍都督僉事二十六年坐藍黨死
郭雲南陽人武勇有謀畧身長八尺餘狀貌魁偉元
季聚鄉人爲義兵保裕州白泉砦賊不敢犯累官湖
廣行省平章政事及元主北奔河南郡縣皆下雲獨
堅守裕州不從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猶
數出戰及兵敗被執大將軍呵之跪雲植立且罵且
求死脅以刃不動大將軍壯之縶送京師既見太祖
奇其狀貌命釋縛值方閱漢書問之曰識字乎對曰
識因以書授之使讀雲誦其書甚習帝大喜厚加賞
賜用爲溧水知縣民皆稱之帝益以爲賢特擢南陽

衛指揮僉事兼知南陽府事使還衛收故部曲就戍其地凡數年卒長子弘年甫十三帝爲下制曰昔之君天下者尤必褒崇忠義故漢高祖封雍齒而斬丁公傳於史册以爲美談郭雲出自田間倡率義旗保障鄉曲崎嶇累年竭心所事王師北伐人神響應而雲集六旅之衆數戰不屈勢窮援絶終無異志朕嘉其節槩試之有司則聞閫頌德俾鎮故鄉則軍民樂業斯可謂能臣矣雖無汗馬之勳倒戈之效治績克著忠義凜然可以予弘入開國功臣列授宣武將軍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僉事世襲爾職爾弘毋狎小

父母聚武事用豫乃交之緒癥惟湛識[illegible]二文
武德安豐人元至正中以材略應募爲義兵百户累
功至千户德知元將亡言於元帥張鑑曰天生吾才
堂堂雄萬夫矜不衄於東即挫於西事勢可知矣不
早擇所依一旦與草木同腐豈不惜哉鑑然其言遂
相率歸太祖以功授千户分隸李文忠麾下從文忠
赴將軍常遇春於池州力疾戰流矢中右股拔去之
血流至踵戰自若從取於潛昌化遂從克嚴州賞銀
椀一進萬户苗軍元帥楊完者軍於烏龍嶺德請曰
賊可襲而取也德願爲前驅文忠問曰何以知其可

襲對曰乘高覘之見其部曲徙舉不安且其聲囂是以知之文忠曰善即襲完者覆其營移兵從取蘭溪又從克諸暨又從攻紹興先登陷陣傷右臂不顧文忠嘆曰得將士人人如此何戰不捷哉賞米三百斛加銀椀六蔣英叛金華賀仁德叛處州浙東大震從文忠定金華又從攻處州逼仁德兵於劉山德馳當之戰手詬仁德仁德奮戟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戟追擊之大呼突入諸軍繼之仁德敗走再戰再敗急仁德遂爲其下所殺德還師守嚴後六年定官制改舊軍百戶從文忠擊破吳兵於諸暨賞綵繒二文

尋遣隸諸將攻淋城所過附寡當下又遣從擊江山

盜德興據其營羣盜執鶯傑譽以禍福相率羅拜乞

貸死皆撫定之復從文忠下建劍汀三州還師守嚴

再從文忠悉定閩溪諸寨進管軍千户移守衢子世

襲養交綺最後從靖海侯吳禎巡海上禎以平陽重

鎮外控島夷察德可屬任就命守平陽在任八年致

仕後定帝發兵征雲南以德宿將命與諸太師偕行

始同德來歸者張鑑淮西人善用槍故號長槍軍既

歸太祖太祖每遣鑑攻伐必與德俱先德卒官至江

淮行樞密院副使

韋正字正卿壽州人幼爲韋德成養子因冒韋姓沈鷙有膽畧元末隨德成來歸從渡江德成戰没贈中翼副元帥京兆郡侯以正領其衆數從征伐積功授鳳翔衛指揮副使從大軍定中原山東河南北入元都皆預有功傅友德自真定畧平定州以正守真定從大將軍達取陝西馮勝克臨洮留正守之大軍圍慶陽正駐鄜州絕其聲援慶陽下還守臨洮從鄧愈破定西進克河州敗鎮西武靖王之衆洪武三年授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餉軍甚勞而茶布可易粟請以茶布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西民挽運之苦

詔從之正統初至衛城邑空虛正勤於勞徠不數年河
州遂爲樂土璽書嘉勞始復冀姓兼領寧夏衛事以
河水利溉田修築漢唐舊渠開屯數萬頃兵食饒足
再從西平侯英北征擒元平章脫火赤知院愛足取
全寧西部還四川都指揮使討平松茂數州雲南初
定以正爲雲南都指揮使與馮誠共守之思倫發作
亂正破之於摩沙勒斬首千五百已而大集其衆圍
定邊沐英禦之分兵爲三隊馮誠領前正領左湯昭
領右鏖戰大敗之語在英傳無何土酋阿資叛復從
英討降之英卒以正爲右軍都督府左都督代英鎮

守已復命爲平羌將軍總川陝兵討平階文叛羌張
者二十八年命從秦王征洮州明年卒
袁義廬江人本姓張德勝族弟也初爲雙刀趙總管
守安慶敗趙同僉丁普郎于沙子巷左君弼招之弗
從德勝戰死始來附爲帳前親軍元帥賜姓名數從
征伐積功爲興武衛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北征敗元
平章俺普達等於通州走賀宗哲詹同於澤潞功最
從定陝西敗大小豫王之兵與諸將合攻慶陽張良
臣兵驟薄義營義堅壁不爲動衆其困力擊破之劉
擴廓軍於定西南出一百八渡取興元進本衛同知

調羽林衛移鎮遼東出海捕倭從西平侯征雲南克普定曲靖善闡大理楚雄諸城留鎮楚雄蠻人屢叛義積糧高壘且守且戰以功遷楚雄衛指揮使嘗入朝帝厚加慰勞以其老命醫為染鬚鬢俾還撫治以威遠人且特賚銀印寵之歷二十年墾田築堰治城郭橋梁規畫甚備軍民德之建文元年徵還為右軍都督府僉事進同知卒官

金興旺不詳所始為威武衛指揮僉事進同知洪武元年大將軍達自河南至陝西請益兵守潼關以興旺副郭子興守之進指揮使明年進攻臨洮乃移興

旺守鳳翔轉輸軍餉未幾賀宗哲攻鳳翔與旺與知府周煥嬰城拒守敵編荆爲大箕形如半舫每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鈎藁中擲着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以矛迎刺盡斃穴中攻不已與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以兵擣之可驚而走也潛兵出西北門奮擊之敵少却會百户王輅自臨洮集降卒東還即以其衆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議欲走與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

寧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
積庭中令衆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守益
力相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帝遣使以金綺
勞興旺等明年達入沔州遣興旺同張龍由鳳翔入
連雲棧合攻興元元守將降以興旺守之擢大都督
府僉事蜀將吳友仁以兵三萬寇興元城中兵止三
千興旺引兵迎敵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數百人敵
益衆乃斂兵入城友仁決濠填塹爲必克計達聞之
令傅友德以兵三千趨黑龍江襲斗山砦人持十炬
連亘山巔友仁驚遯興旺出兵躡之墜崖石死者無

算友仁自是氣奪是時興旺威名震隴蜀又有費子賢者從渡江為廣德翼元帥數有功率兵取吳之武康又取安吉築城守之吳人數來犯輙敗去最後張左丞以兵八萬來攻子賢所部僅三千人而守禦甚固設車弩城上射殺其梟將二人敵乃解去以功進指揮同知從胡美取福建從大將軍克元都取定西論功授大都督府僉事世指揮使諸都督中子賢與旺並以城守功著名云

花茂巢縣人初從陳埜先已而來歸從定江左殲陳友諒平中原山西陜西皆有功授武昌衛副千戶征

西蜀克瞿唐關入重慶又克左右兩江田州之境進
神策衛指揮僉事調廣州左衛封平陽春清遠英德
翁源博羅諸山寨及雷州海南叛蠻東莞龍川諸縣
民作亂又平之進指揮同知平雷白歸善賊再遷都
指揮同知世襲廣州左衛指揮使數剿連州廣西湖
廣諸猺賊上言廣東南邊大海姦宄出沒如東莞笋
岡諸縣逋逃蜑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詭稱捕魚遇
番賊則同爲寇盜飄忽不常難於訊詰不若籍以爲
兵庶便約束又請設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築城
浚池隱料無籍仍於山海要害之地立堡屯軍以備

不虞皆報可進都指揮使久之卒長子榮襲職次子英果毅有父風自以軍功爲廣東都指揮使有聲永樂中

丁玉本名國珍河中人仕韓林兒爲御史才辯有時譽呂珍破安豐玉來歸隨征彭蠡命爲九江知府大兵還建康彭澤山民叛玉聚鄉兵討平之帝嘉其武畧令兼指揮同傅友德克衡州改衡州衛指揮同知鎮其地揚璟克永州復調守永玉有文武才撫輯新附威望甚著洪武元年進都指揮使尋兼行省叅政鎮守廣西九年召入爲右御史大夫十年四川威茂

土酋董貼里叛以玉為平羌將軍討之師至威州貼里降承制設威州千戶所十二年平松州玉遣指揮高顯等城之請立軍衛帝謂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策玉言松州為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遂設官築戍如玉議會四川妖人彭普貴為亂焚掠十四州縣指揮普亮等討之不克命玉移軍征之殲其衆帝手勅褒美班師拜大都督府左都督轉左御史大夫十三年以胡惟庸姻坐誅

王溥安仁人仕漢為平章守建昌太祖南征常命將

攻之不克未幾院判朱亮祖復擊溥於饒之安仁港溥拒戰亮祖不利而還漢將李明道等寇信州僉院胡大海往援擒明道及溥弟宣慰漢二歸於行省李文忠文忠命二人以書招溥是歲太祖帥師征漢援江州友諒敗走武昌溥遂遣使來降命仍守建昌明年太祖次龍興率其衆來見數加勞命從歸建康賜第聚寶門外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異之尋遣溥招撫州及江西未附諸郡縣復從克武昌進中書右丞洪武元年以溥兼詹事府副詹事從大將軍北伐屢有戰功賜文幣七表裏尋擢河南行省平章不署

事歲祿率視李伯昇潘元明云先是溥未仕時奉其母葉避兵貴溪遇亂與母相失不知在所者凡十八年溥思母切嘗夢母若告以所在者命筮之其繇詞曰非岩非穴厥得朽骨及是溥從容言於帝請歸省墳墓帝許之且命禮官具祭物溥歸率士卒躬詣貴溪之桃源山求之不得晝夜號泣者三日既乃得居人吳海言夫人為賊所逼投井中死矣溥訪得井至則有鼠自井中出徑投溥懷中旋復入井遂汲井索之母遺尸果在溥哀呼不自勝乃具衣冠即其地葬之人皆稱溥孝感溥卒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論曰明興置五軍都督府左右都督秩在尚書都御史上蓋武臣之極地去封侯一階耳其指揮使世襲者傳爵不異徹侯或長久過之當時從龍將士積功累伐以除此官者不可勝數也以其身爲偏裨勲績無由特見今掇其粗可考者自葉旺以下得若干人述其戰功亦一時干城之亞歟